



張青琴

民國三十年六月十四日生

安徽省合肥縣人

實踐家專服裝設計科畢業

經歷／

中國文藝協會戲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現職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教師

文化大學國劇組講師

作品／

芙蓉屏（獲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國劇

編劇獎）

巾幗雙英（獲六十六年中山文藝創作獎）

忠烈紅顏、中秋首義、撫孤除奸、忠孝兒女

麒麟山

雲箋記

國劇劇本第一名 張青琴

編寫要旨

- 一、故事發展，力來合情合理及富於戲劇性，從而闡揚傳統文化、民族精神。
- 二、一切穿插，均以不違背當時（明中葉）的社會型態、人際習俗為宗旨。
- 三、沒有超凡入聖的好人，也沒有十惡不赦的壞人，對人物的塑造，務求有人情、人性的真實感。
- 四、唱白詞句，注意（一）雅馴、（二）易解、（三）適合舞台需要（容易上口）。
- 五、分場結構及舞台設計，均顧到適合傳統國劇之演出。

劇情大綱

章。
明兵部侍郎杜宏殷，奉旨出征，託子雲章於同年謝剛中，施以智，以俟下場。謝留雲章寓其邸，並為批閱文

謝妻早故，遺女瑤琴，宦家子吳不韋求親，謝猶豫未允。某日，瑤琴登平台看迎春社火，吳適經其下，女見

吳貌陋行乖，深爲厭惡。翌晨，復於後園邂逅雲章，並見其咏梅絕句，心竊喜之，生請和，女袖詩而去。生喜女明慧，決意求施執柯。

剛中聽嬖妾巧娘之言，欲允吳家親事，告女，女誓以死拒，大觸父怒。巧娘往勸女，見床頭詩箋，竊歸以示謝。妄謂「情詩」，謝不察，信之，識爲雲章筆跡，大忿，方欲發作，施適來爲生提親，謝作色拒之，施憤然攜生離去。

女既拒婚忤父，復因詩箋涉嫌，冤恨欲死，侍婢輕霞力阻之，得賣花楊婆助，僞爲投河，逃往妙蓮庵，女堅請出家，老尼不允，命其帶髮坐關，免人物色。

雲章探知女死，往水邊哭祭，忽見輕霞與一嫗同行，聆其所言，疑女尚在，尾之，得入庵見女。女勉生奮志功名，中會後始允相見。生感其意，攻讀益苦，榜後高捷，其父亦於是時凱旋。

施知女避居尼庵，已命夫人往探，認爲義女，此時，乃預作安排，延謝及杜家父子，過府飲宴，並迎女歸，極力作合，使成嘉禮，剛中、瑤琴，亦爲父女如初。

雲箋記人物角色化粧及穿戴

劇中人 角色 化粧 及 穿戴

杜宏殷 老生 髻三。(第一場)——忠紗、紫帔、古銅褶子、黑彩袴、高底。(第十二場)——帥盔、紅蟒。

施以智 老生 黑三。(第一、六場)——忠紗、白蟒、紅彩袴、高底。(第十五場)——學士巾、寶藍褶子。

謝剛中 老生 髻滿。(第一場)——忠紗、紫蟒、黑彩袴、高底。(第四、六、八、十四場)——忠紗、黑帔、黑褶子。(第十五場)——忠紗、紫蟒。

杜雲章 小生 (第一、三、六場)——湖色繡花學士巾、滿色繡花褶子、粉紅彩袴、高底。(第九、十、十一場)——黑繡花學士巾、黑繡花褶子。(第十三、十五場)——忠紗、紅官衣、簪花、披紅。(第十五場中場下去簪花披紅)

謝瑤琴 花衫 古裝頭(高髻)、點翠古裝頭面。(第二、三場)——紛紅繡花女帔、繡花裙子、湖色彩鞋。

(第四、五場)——藕色繡花女帔。(第七場)——黑繡花女帔、黑對襟褶子、腰巾。(第十一、十五場)——道姑巾、藕色素褶子、水田背心、絲縑。(第十五場後場)——紅絨。

輕霞 花旦
 寶鼎 丑
 巧娘 花旦
 楊婆 彩旦
 蕙海 老旦
 吳不韋 丑
 門子 小生
 (中州會館)
 丑家人
 (吳府)
 家院
 (謝府)
 家人
 (施府)
 四青袍
 四靠將
 社火
 八龍套
 八人役
 車伕
 施夫人
 Y環
 (施府)

花、紅繡花女帔、蓋頭、紅彩鞋。

古裝頭(偏髻)、古裝水鑽頭面。(第二、三、四、五、七場)——水綠繡花褶子、黑繡花大坎肩、腰巾、繡花褶子、紅彩鞋。(第九、十、十一場)——銀灰花褶子、黑大坎肩、腰巾、藍彩鞋。(第十五場)——紅繡花褶子、黑大坎肩、腰巾。

豆腐臉。(第三、六、九、十、十一場)——一字巾、孩兒髮、黑褶子、白大帶、黑彩袴、高筒襪、便鞋。(第十三、十五場)——黑硬羅帽、黃大帶、薄底。

大頭、水鑽頭面、黑繡花褶子、彩鞋(或踩躡)彩旦頭、紫彩旦衣、綠布袴子、腰巾、大腳花鞋。

灰布僧帽、灰布僧衣、高筒襪、土黃布僧鞋。腰子臉、綠棒捶巾、綠繡花褶子、紅襯衫、紅彩袴、朝方。

豆腐臉。

髻二濤。

黑二濤。

虎頭盔、小額子、硬靠。

(漁翁、蚌精、旱船、獅子、龍燈。)紅龍套衣、龍套旗。

青衣
 花旦

春梅

花旦。

總目

第一場	託子
第二場	驚醜
第三場	園會
第四場	逼婚
第五場	失箋
第六場	媒鬧
第七場	逃府
第八場	哭女

第九場	水祭
第十場	追蹤
第十一場	庵會
第十二場	奏凱
第十三場	掄元
第十四場	懷隙
第十五場	聯姻

第一場 託子

杜宏殷：（內）噫，（上，引子）奉詔專征，年垂白，再建功名。（坐外場椅，詩）息影山林已數春，又蒙丹
 （老生飾）詔降青雲，男兒報國平生志，敢惜昂藏七尺身。（白）下官——杜宏殷，河南衛輝人氏，大明嘉靖駕前
 為臣，曾任兵部侍郎之職，三載以前，致仕還鄉，今蒙聖恩起復，皆因會試之期，已然不遠，故帶我兒
 雲章，一同馳驛前來，暫寓中州會館。今日早朝，聖上有旨，命我督剿山西流寇，限期起程，我兒留京
 四籍，事在兩難，甚是委決不下，正是：待奏勤王績，難忘紙犢情。

門子：（上）啓老爺！謝施二位大人到！

杜宏殷：有請！

門子：有請！

（謝剛中、施以智上，杜宏殷迎介）

同年兄，啊哈……

（同入，謝施兩邊坐，宏殷坐大邊跨椅介）

施以智：年兄高才碩德，簡在帝心，今日重膺大任，定建猷，弟等特來賀喜。

(老生飾)

杜宏殷：這就不敢——啊！二位年兄，來得恰好，弟正有一事為難，望求高明指教！

謝剛中

施以智：願聞？

杜宏殷：皆因會試期近，故帶小兒雲章，一路來京，弟今奉詔出征，小兒留京回籍，事在兩難，因此委決不下。謝剛中：這有何難！年兄出京之後，今即便可移居舍下，用功揣摩，等候下場。

(老生飾)

施以智：(向宏殷)啊！年兄，謝年兄乃當今制藝名家，文重山斗，今郎寄寓他府，正是近水樓台，得他指教一二，定可名登金榜。

杜宏殷：著呀！若非年兄提起，弟倒忘懷了！小兒乃驚下之材，還望謝年兄不棄愚蒙，認真指教，小弟感恩非淺。 (作揖介)

謝剛中：(還禮介)你我同年至好，何必過謙。

施以智：今郎可在館中？何不請來一見！

杜宏殷：遵命，來！

門子：有！

杜宏殷：有請公子！

門子：是……有請公子！

杜雲章：(內)來了！(上，唸)懷才豈是池中物，得意應題榜上名。(入介)參見爹爹！

(小生飾)

杜宏殷：見過謝施二位年伯。

杜雲章：(行禮介)二位年伯！

謝剛中

施以智：賢侄少禮。

杜雲章：謝年伯！(立小邊介)爹爹呼喚，有何教訓？

杜宏殷：為父奉詔出征，將你託與二位年伯照管，謝年伯慨允借寓，還要與你批閱文章，他乃制藝名家，受他指教，定然獲益非淺，快快當面叩謝！

杜雲章：(叩拜介)多謝年伯。

謝剛中：(扶介)這就不敢！

施以智：賢侄骨澈神清，真乃玉堂人物也。

杜宏殷：年兄誇獎了。

杜宏殷：哦！二位年兄，弟還有一事相求，尚乞俯允。

謝剛中：何事？

杜宏殷：弟此行歸期未卜，小兒年已弱冠，望求二兄留意，若有名門淑女，就煩代為執柯。

謝剛中：當得效勞。

施以智：弟等此來，備有酒宴，在此假館，與年兄同飲幾杯，一來賀喜，二來餞行。

杜宏殷：感蒙高誼，擺在後面，你我一同暢飲。

(衆同下)

第一場 驚醜

謝瑤琴：(上唱西皮慢板轉原板)寒漸減暖初回，早春時候，換羅衣梳雲髻獨下妝樓，看雙雙燕呢喃穿簾入牖，(花衫飾)倒教我女兒家緊鎖眉頭，空負了貌如花年華豈蔻，詠絮才難排遣無限閒愁，思萱幃淚珠兒透濕襟袖，多少事憑誰訴欲語還休。(坐外場椅)

輕霞：(上唱西皮搖板)適才之間上房走，見了小姐說根由。(白)小姐！(花旦飾)

謝瑤琴：啊！輕霞！適才喚妳不著，到那廂去了？

輕霞：我呀！到上房那邊聽新聞去啦！

謝瑤琴：甚麼新聞哪！

輕霞：(欲言又止介)……我……我說出來您可別罵人哪！

謝瑤琴：傻丫頭，這樣張張致致，怎不叫人着惱哇！

輕霞：您別着急呀……他是這麼一回事兒……剛才我在上房迴廊上，跟春梅姐姐聊天兒，她說前兩天戶部尚書

吳大人，託人拜訪老爺來啦！

謝瑤琴：這也算不得稀罕之事呀！

輕 霞：您聽我說呀！那個人是替吳大人的公子……叫甚麼吳不幸的，來給您提親來啦！

謝瑤琴：（羞介）……

輕 霞：老爺跟姨奶奶一商量，姨奶奶說：這門親事，可算得門當戶對，勸老爺答應下來，老爺素常裡拿姨奶奶的話，就跟皇王聖旨一樣，您不是快大喜了嗎？

謝瑤琴：（羞介）那個要妳來多口！

輕 霞：小姐，常言說得好……「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果然那位吳公子，才貌雙全，那可是小姐您的造化：就連我們小丫頭，也要念「阿彌陀佛」呀！

謝瑤琴：討打的丫頭，還要講些甚麼？

輕 霞：我說您要罵人，是不是！

楊 婆：（內）哎咳……（上，唸）全憑一張嘴，走遍百家門兒。（白）小姐在屋裡嗎？

（彩旦飾）

輕 霞：那一位呀！

楊 婆：是我？

輕 霞：敢情是楊媽媽，請進來吧！

楊 婆：（入介）給小姐請安。

謝瑤琴：罷了！輕霞，與楊媽媽看坐。

楊 婆：慢著慢著！小姐面前，那有妻子的座位呀？

謝瑤琴：常來常往，何必過謙。

楊 婆：這麼說，我們就謝謝啦！（坐小邊跨椅介）

謝瑤琴：楊媽媽進府何事？

楊 婆：有幾枝新穿的珠花，方才到上房請姨奶奶看啦，她叫我拿過來給小姐瞧瞧！

謝瑤琴：珠花麼！

楊 婆：是呀！

謝瑤琴：不看也罷！（搖頭介，滿懷心事，楊婆不解介）

輕 霞：（小聲對楊）如今晚兒花錢的事，我們小姐可做不了主哇！

楊 婆：（點首會意介，欲為瑤琴解憂，籌思介）我說小姐，外頭迎神賽會，有龍燈、高躑、獅子、旱船，別提多麼熱鬧啦！您不打算瞧瞧去嗎？

謝瑤琴：我乃官門閨閣，怎好拋頭露面？

楊婆：您要想瞧瞧哇！倒也用不着拋頭露面，這後頭院兒裡，那座平台，緊對著御河橋，迎春社火，都要從橋上經過，咱們立在平台上，看的還更清楚哪！

輕霞：小姐！要不然，咱們就瞧瞧去吧！

謝瑤琴：（不語介）……（內鑼鼓聲）

輕霞：好小姐！帶著我瞧瞧去吧！（撒嬌介）

謝瑤琴：如此帶路！（立起，楊婆亦起，三人同出門，走圓場，唱西皮搖板）入戶春風沾翠袖，聊乘逸興解閒愁，拾級褰裳朝上走……（正中擺大帳子，三人同上高台介）高台遠眺豁雙眸。

（內鑼鼓聲）

輕霞：（興奮，指介）小姐您瞧瞧！會過來啦！

（漁翁、蚌精、早船、獅子、龍燈、鳴鑼響鼓、舞弄過場下）

吳不韋：（內）小子們……帶路哇！（四青袍、丑家人引上、唱西皮搖板）閒來無事大街蹈，十人見我九人愁，

小子們帶路朝前走……（見瑤琴，出神介）咦！啊、哈……（接唱）猛抬頭見一個花不溜丟！（行弦，作醜態介）

楊婆：（指不韋，向輕霞悄語介）瞧見了沒有？那個人就是吳尚書的公子吳不韋，我聽春梅說，他爹託人跟老爺提親來著，說不定就許成了你們家的姑老爺啦！

輕霞：（驚介）就是他嗎？哎喲，我的媽呀！怎麼長成那副……（掩口介）

謝瑤琴：（已聽見，恨恨介，厲聲向輕霞）輕霞！

輕霞：有！

謝瑤琴：回房去吧！（拂袖下台，下）

楊婆：喲！這是怎麼個啞兒呀？

輕霞：妳呀！雞婆嘴，又闖了禍啦！（同下樓，下）

吳不韋：（向高台發呆介）……

丑家人：大爺！大……爺……

吳不韋：（猛醒介）我……我在那兒哪！

丑家人：這不是御河橋邊兒嗎？我的大爺！

吳不韋：哎喲！（立不住介）

丑家人：留點兒神，看掉下去！

吳不韋：（向上指介）那個神仙呢？

丑家人：人家走啦！

吳不幸：大爺活不成啦！活不成啦！

丑家人：幹嗎活不成啦！

吳不幸：我的魂兒叫她給勾到牆那邊去啦！

丑家人：大爺別著急，您知道這是甚麼人家兒嗎？

吳不幸：我怎麼知道哇？

丑家人：這就是鴻臚寺謝大人家。

吳不幸：哦！謝大人家，咱們老爺不是給我提親來著嗎？

丑家人：對呀！提的就是剛才那個人兒呀！

吳不幸：真的嗎？

丑家人：包管錯不了。

吳不幸：說成了沒有？

丑家人：回去催著老爺上點兒緊，還會不成嗎？

吳不幸：好小子！說的對！帶路回府哇！（唱西皮搖板）見佳人只覺得渾身難受……（四青袍、丑家人下）叫我

的老爸快把親求。（邊走邊回頭，下）

第二場 園會

（大邊擺桌椅，桌上置書籍筆硯）

（音樂牌子，寶鼎持帚上，打掃介）

杜雲章：（內）寶鼎？

寶鼎：有！

（丑飾）

杜雲章：（內）可曾打掃完畢？

寶鼎：打掃完啦？

杜雲章：（內）將湘簾捲起！

寶鼎：是啦！（捲簾介）

杜雲章：（執書上，唱西皮原板）老爹尊奉聖命督剿流寇，處江湖居廟廊每著先憂，但願得早日裡大功成就，強

似我擢高科獨占鰲頭。(嘆介)唉……

寶鼎：我說相公，老爺此番出征，所帶的京營兵將，一個個驍勇非常，再加上老爺深通兵法，這一去一定能夠掃平流寇，得勝回朝。您幹嘛老是擔心哪？

杜雲章：話雖如此，只是老爺偌大年紀，為國宣勞，為人子者，不能跟隨侍奉，於心怎安。

寶鼎：不是呀！老爺盼著您金榜題名，比甚麼事兒都要緊，您等著下場，怎麼能跟他老人家一塊兒出征啊？依小的看哪！您就該好好兒的念書作文章，老爺奏凱還朝，正看見您獨占鰲頭，豈不是天大的喜事嗎？

杜雲章：哈……講的倒也有理！

寶鼎：沒有理我還不說哪！啊我說相公，您瞧窗外廊簷底下這棵老梅花，開的十分茂盛，又紅又香，您何不抓詩一首哇？

杜雲章：哎！吟詩一首。

寶鼎：對對對！吟詩一首。

杜雲章：寶鼎！

寶鼎：有！

杜雲章：濃墨伺候。

寶鼎：是啦！（磨墨介）

杜雲章：（提筆、鋪紙、唱南梆子原板）梅綻蕊柳垂金春光乍透，值良辰覓佳句暫解煩憂，拈斑管拂雲箋一揮而就……（思索，寫介）蕙地裡一樁事湧上心頭。（白）寶鼎！衆家相公相邀，雙塔寺會文，是那一日呀？

寶鼎：等我想想……（想介）乃是二月初八……哎喲，不得了，今兒個就是初八呀！

杜雲章：看看甚麼時候了？

寶鼎：也不過是辰牌時分，快點兒走還來得及！

杜雲章：如此安排文房，隨我雙塔寺去者。

寶鼎：是啦！

杜雲章：（唱西皮搖板）文房四寶安排就，（寶鼎下）雙塔寺內會同儔。（下）

（音樂牌子，輕霞上，四下看，搔手，示無人介）

輕霞：（向上場門）小姐，花園兒裡頭一個閒人也沒有，您請進來吧！

謝瑤琴：（內唱南梆子倒板）離繡戶轉迴廊（上）天青雲淡……（與輕霞同作身段，接唱南梆子原板）遣煩憂停針背且自消閒，只見那滿園中春光初染，蒼松翠竹綠意盎然，一樹紅梅方吐艷，含苞綻蕊盡態極妍，無

限芳華君獨占，不與凡花鬥色鮮，看罷多時神思倦……
輕霞：小姐！何不到書房裡邊，歇歇腿兒呀！

謝瑤琴：（唱西皮搖板）輕移蓮步到階前。（白）輕霞！看這書房，收拾得煥然一新，不知是何緣故？

輕霞：想必是老爺要一個人兒清靜清靜，在這兒寫字看書吧！小姐，咱們進去瞧瞧去，就明白啦！

謝瑤琴：走哇！（唱西皮搖板）主僕們進書房隨意瀏覽……（與輕霞同入，行弦，輕霞坐大邊椅上，亂翻，瑤琴四下看介）

謝瑤琴：窗明几淨，果然雅潔非常，在此靜坐觀書，誠乃人間佳境也！（接唱）清幽雅潔俗慮全蠲！

輕霞：（取詩箋顛倒看，數字介）哎呀，小姐，這兒還有一首詩哪！

謝瑤琴：蠢丫頭！字尚不識，曉得甚麼是詩呀？

輕霞：我不認得字，可是會數數兒哇，這張紙條兒上，是四七二十八個字，聽您說過，二十八個字，就是一首

七……七甚麼？

謝瑤琴：敢是一首七言絕句？

輕霞：對啦！對啦！七言絕句，不就是詩嗎？

謝瑤琴：待我看來！（輕霞立起，讓瑤琴坐，旁立介）（唸詩）春光分得小園遲，可是羅浮入夢痴，曉帳乍開紅

頰嫩，幽香初散薄寒時。好詩呀好詩！

（行弦，持箋仔細玩味，輕霞亂翻書籍介）

杜雲章：（內）寶鼎帶路！（寶鼎引上，唱西皮搖板）寶鼎帶路幽齋轉……（小邊半圓場，發現屋內有人，寶鼎

欲入，雲章攔住，立窗外偷看介，行弦）

謝瑤琴：（看詩，猛省介）哎呀！且住！爹爹從來不喜吟咏，這筆跡又不相類，定有外人在此！輕霞，快快出園

去吧。（將詩箋放下，起身，見雲章一驚，兩人對看介）（輕霞、寶鼎同作神介）

寶鼎：得，來了電啦！

杜雲章：呀……（接唱搖板）藐姑仙子降塵寰。

輕霞：喂！我說你們是那兒來的倆野人哪？冒冒失失的堵在房門口兒，不讓人家出去，真真的（又腰作勢介）

豈有此理！

寶鼎：嘿！這話可怪啦！我們爺兒倆，就住在這書房裡邊，剛剛從外頭回來，正碰見你們跑到屋裡頭亂翻騰

東西，我不問你，你還敢來問我，我呀……也回敬你一個真真的（又腰作勢介）豈有此理？

輕霞：哎喲！這可是反啦！這書房裡的東西，全是我們家的，愛怎麼翻騰，就怎麼翻騰，你……你管得着嗎？

寶鼎：你胡說！

輕 霞：你胡說！

寶 鼎：你……

杜雲章：寶鼎休得放肆！（向前介）啊！這位丫環姐！切莫多疑，我主僕二人，乃是在此借寓的。

輕 霞：借寓的？我怎麼沒有聽見說呀！

杜雲章：你若不信，這書房之內，案頭的圖書筆硯，壁上的寶劍瑤琴，皆是小生之物哇！

輕 霞：甚嘛？瑤琴是我家小姐的閨名，你敢說是你的物件，這不是成心來找……

謝瑤琴：輕霞！不可亂講！

輕 霞：是！小姐！

謝瑤琴：問問這位公子，姓甚名誰？是那個許他在此借寓的？

輕 霞：是啦！……過來，我問問你，你姓甚麼？叫甚麼？是誰答應你在此借寓的呀？

杜雲章：小生杜雲章，我父親現任兵部侍郎，與你家老爺，乃同年至好，我父奉詔出征，小生留在京中，等候會

試，是你家老爺，許我在此借寓的。

輕 霞：（背供）哎喲！敢情他不是冒牌兒貨！

謝瑤琴：原來是杜世兄，蠢婢無知，多有得罪。

杜雲章：豈敢！請問小姐，莫非是謝年伯的令媛麼？

謝瑤琴：不敢，正是。

杜雲章：如此小生有禮了！（作揖介）

謝瑤琴：（還禮介）還禮！啊，世兄寓居寒舍，簡慢勿罪。

杜雲章：豈敢，打擾尊府，當面謝過。（再作揖介）

謝瑤琴：（再還禮介）越發的不敢……請問世兄，案頭詩句，可是尊作麼？

杜雲章：正是拙作，俚俗之言，不免為方家所笑耳？

謝瑤琴：世兄說那話來，此詩字字珠璣，真佳構也！

杜雲章：多蒙誇獎，小生斗胆，敢請賜和。

謝瑤琴：這個……倉卒之間，難得佳句。

杜雲章：小姐忒謙了！啊，小姐，昔日三都之賦，十年而成，你若肯賜和，就將此詩帶去，慢慢推敲，有何不可

……（將詩箋遞與瑤琴）哦哦哦小生還要求妳斧正呢！

謝瑤琴：（含羞不語介）

輕 霞：小姐，您就甯客氣啦！（將詩箋接過，納瑤琴袖中介）

謝瑤琴：···奴家告辭！

杜雲章：···奉送！

謝瑤琴：···告辭。

杜雲章：···奉送。

輕 霞：小姐！這天兒可着實的不早啦！

謝瑤琴：告辭了！（唱西皮搖板）無意中在書齋初逢乍見，子建才安仁貌器宇非凡，辭別了杜世兄閨房回轉……

（輕霞下，瑤琴又回頭一望，與雲章兩人對相介）

輕 霞：（內）小姐，快點兒走吧！

謝瑤琴：（接唱）看天光將近午不敢遲延。（向雲章一笑，下）

杜雲章：（向下場門望，發呆介）

寶 鼎：我說相公，小心着脖子啊！

杜雲章：呀！（唱西皮搖板）似這等可意人世間罕見，林下風大家體風韻天然。怎禁他臨去時秋波一轉……（行

弦，思索介）（白）有了！（接唱）懇請那施年伯撮合良緣。（白）不錯，我就是這個主意，（得意介

）我就是（讀書腔）這個主意……（笑介）啊哈……（下，寶鼎）

寶 鼎：瞧我們相公，自言自語的，像着了魔似的，不用說，他是想追求人家謝小姐呀……可也難怪，謝小姐的

模樣是真好，先別說小姐，就連那個小丫頭……叫甚麼輕霞的……別看挺厲害，可是她那小嘴一撮

，小腰一叉，（學輕霞）「真真的豈有此理……」也蠻可愛的！這麼辦，相公追小姐，我就追丫環，相

公追到了手，我也泡不了湯，不錯，有理！（學雲章）「我就是這個主意，我就是這個主意……」

啊哈……」哎喲！閃了我的腰啦！（下）

第四場 逼婚

巧 娘：（上，坐外場椅，念詩）雲髻罷梳還對鏡，羅衣欲換更添香，生來本是啣泥燕，要向枝頭變鳳凰。（白

（花旦飾））我……巧娘，本是謝府的丫環，老爺見我有些姿色，就把我收了房啦！也是我的造化，三年以前，夫

人得病身亡，我可就成了閨府裡上上下下這麼一個當家人兒啦！老爺對我，更是言聽計從的，但只一件

美中不足，夫人留下了一個女兒，老爺言道，必須等小姐出了閣，才能把我扶正。按說呢……那孩子歲

數也不小啦！可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到如今沒人家兒呢！前兩天兒有戶部尚書吳大人，替他兒子託人

上門求親，老爺還是三心二意的，看將起來，也不知道那一天，才是我的出頭之日也！（唱西皮搖板）

獨坐房中雙眉皺，不知何日才出頭！

謝剛中：（上，唱西皮搖板）姻緣本是天定就……

巧娘：（起身迎介）老爺！

謝剛中：巧娘！（接唱）吳家二次把親求。

巧娘：老爺回來啦！春梅！打茶來！

（剛中坐，巧娘大邊側坐，春梅捧茶上）

春梅：（遞茶介）老爺請用茶！（剛中接飲，春梅收茶具，侍立介）

巧娘：老爺！您剛才說甚麼來著？

謝剛中：適才在朝房之內，遇見吳尚書，他曾親口向我求親。

巧娘：您答應了沒有哇？

謝剛中：聞得人言，那吳公子相貌平常，只怕配不過我的女兒，因此猶疑未定。

巧娘：哎喲！我的老爺子！你們唸書人，不是常說嗎？「娶妻在德不在貌」，何況選女婿哪？！

謝剛中：（點頭介）嗯……此言倒也有理！

巧娘：老爺既然有意應允，就該把姑娘請過來，跟她說一聲呀！

謝剛中：使得的。

巧娘：春梅，有請小姐！

（輕霞、瑤琴上）

謝瑤琴：（唸）忽聽爹爹喚，上房問金安。（入介，白）爹爹萬福！

謝剛中：罷了！

謝瑤琴：姨娘！（巧娘忙立起介）

巧娘：姑娘來啦！請坐！

（瑤琴坐小邊跨椅，巧娘示意春梅，將大邊跨椅拉下尺餘，坐介）

輕霞：參見老爺！姨奶奶！

謝剛中

巧娘：罷了！（輕霞立小邊瑤琴旁介）

謝瑤琴：爹爹呼喚，有何訓示？

謝剛中：兒呀！妳今年已及笄，為父有意將妳許配吳寬吳尚書之子為妻，（瑤琴、輕霞同一驚介）妳母早亡，一

應放定完婚之事，自有妳姨娘料理，我兒自己，也要在心。

謝瑤琴……（看輕霞，輕霞作手勢介）（叫頭）爹爹呀！爹爹年邁，只有孩兒一人，怎敢遠離膝下，孩兒情願終身不嫁，侍奉爹爹！

謝剛中：哎……自古以來，男有室，女有家，馬有終身不嫁之理？

巧娘：說得是呀！一個女孩兒家，那兒有終身不嫁的道理呀？

謝瑤琴：（起立介）孩兒心志已定，望求爹爹垂憐！

謝剛中：（不悅介）嗯……不聽父言，就是不孝！

謝瑤琴：爹爹呀！（唱二六）非是瑤琴違父命，聽兒一語稟爹尊，萱幃早喪多不幸，父女們相依為命度光陰，遠離膝下兒怎忍？兒情願終身伴父侍奉晨昏。

謝剛中……（唱流水）我兒好似童騃性，胡言亂語惱親心，宜室家家古有訓，那有個終身不嫁人？

謝瑤琴：（接唱流水）一見爹爹面生嗔，不由瑤琴暗沉吟，三從四德習聞訓，女兒家婚姻大事要順親心，事至此

我本當（唱散）勉從父命……（行弦，想介）

巧娘：我說姑娘，吳尚書官高爵顯，難得他親自向老爺求親，也是你的造化，依我看哪！你就答應了吧！

謝瑤琴：（矛盾介，看輕霞，輕霞搖手介）（唱流水）那吳氏子容顏醜陋更無行，彩鳳隨鴉奴怎肯？但只是羞人

答答難以出唇，左思右想（唱散）心如絲絛……（行弦，為難介）

謝剛中：瑤琴，難道說你敢違父命麼？

謝瑤琴：爹爹呀！（唱快板）為終身願不得將順嚴親，恨只恨失慈幃無人憐憫，滿懷的心腹事更向誰云？無奈何

走向前（唱散，跪介）雙膝跪（哭頭）定……兒的老爹爹呀……女兒寧死也不嫁吳門。

謝剛中：（大怒介）住口！（唱西皮散板）聽一言來怒填膺，大罵無知小賤人，你再若不遵為父命，從今後休認

我是爾的天倫！

謝瑤琴：（哭介）喂呀！

巧娘：（扶起瑤琴介）我說輕霞，攙扶小姐，回房去吧！

謝瑤琴：（唱西皮散板）我的父怒發如雷震，他全不念親父女骨肉之情，含悲忿轉深閨傷心難忍……

輕霞：小姐！咱們先回房去吧！

謝瑤琴：（接唱）但願得老爹尊轉意回心。（哭介）喂呀……（輕霞扶瑤琴同下）

謝剛中：這個丫頭，忒以的使性了！

巧娘：老爺不必生氣，停一會兒，讓我到姑娘房裡，好好兒的勸勸她去，您先到後房歇著去吧！

謝剛中：氣死我了，啞嘴……（腰痛介）

（巧娘扶剛中，捶背下）

第五場 失箋

(正中擺大帳子，大邊擺妝台，詩箋放妝台上)
(輕霞扶瑤琴上)

謝瑤琴：(哭介) 喂呀……(唱二黃散板) 在上房與嚴親犯顏爭辯，都只為吳家子甚是不堪，老爹尊全不把女兒
憐念……(坐外場) 思想起不由人珠淚潸潸！(哭介) 喂呀！

輕霞：(瞥見妝台上詩箋，作神，過去取箋，舉向瑤琴介) 小姐，您瞧這是甚麼？

謝瑤琴：(看看搖頭，嘆氣介) 唉……！

謝瑤琴：(作無奈狀) 將詩箋拿過來！(接詩箋細看，嘆氣介) 唉……！(唱反四平) 那一日在園中相逢觀
面，他儀容秀雅風度翩翩，更羨他筆走龍蛇不輸義獻，論詩句字字珠璣吐屬不凡，我有心和原韻把才華
來展，又恐怕涉及那瓜李之嫌，這才是咫尺如同蓬山遠……(行弦，看詩，接唱) 老爹爹偏要結惡姻緣
，嘆只嘆生身母將奴拋閃，衷心委曲有誰憐？

巧娘：(上，唱二黃搖板) 打點下好言語將她來勸，(入介) 見姑娘鎖雙眉珠淚不乾！(白) 姑娘！

謝瑤琴：(將詩箋隨手放置「床頭」……) 『椅子』立起介) 姨娘來了，請坐！

巧娘：坐著，坐著！(坐瑤琴身側，瑤琴坐下，巧娘看瑤琴介) 哟！我的姑娘，妳怎麼還難過呀？老爺給妳提
親，也是一樁好事，妳咬定了一輩子不嫁人，怎麼不叫他老人家生氣呢？我好不容易把他給哄好了，才
走過來看看妳，妳還是要想開著點兒呀！

(邊說邊看床頭詩箋介)
謝瑤琴：多謝姨娘！

巧娘：我說姑娘，老爺給你提親的那位吳公子，他爹是戶部尚書，又有錢，又有勢，嫁到他家裡，享不盡的榮
華富貴，別人想都想不上，妳幹嘛老是不答應啊？(瑤琴低頭不語介)

謝瑤琴：(急嗔斥介) 多口！

巧娘：怎麼？妳瞧見過他呀？

輕霞：(不敢言語)
巧娘：不錯，我也聽人說過，那個吳公子相貌平常，可是姑娘，常言說得好：「小白臉兒沒有好心眼兒」，與

其嫁一個朝三暮四的漂亮小夥兒，還不如嫁一個老老實實的人……一夫一妻的過日子呢！依我看哪，吳家這門親事，你就答應了吧！

謝瑤琴：（不耐煩介）人各有志，怎好相誤！（拂袖介）

巧娘：哎喲！我的姑娘，我說這些個話，都是為你好，幹嘛生那麼大的氣呀？

謝瑤琴：（哭介）喂呀……

巧娘：咳！說著說著又哭啦！輕霞！快給你們姑娘打手巾去！

輕霞：是啦！（自上場門下）（巧娘趁瑤琴拭淚，偷詩箋置懷中介）

巧娘：我說姑娘，這門親事，妳還是好好兒的想一想，我走啦！我走啦！（急下）

輕霞：（持手巾上）小度，您擦擦臉吧！

謝瑤琴：（發現詩箋不見）啊！輕霞！那詩箋那裡去了？

輕霞：剛才您不是還拿著看著嗎？（找介）哎呀！不好！八成兒讓姨奶奶給拿走啦！

謝瑤琴：若是被她拿去，定在我爹爹面前信口雌黃，如何是好？

輕霞：事到如今，乾著會子急，也沒有用處，等天黑了，我偷偷兒的到上房窗根兒底下，聽聽他們說些甚麼？

也好作個提防，現在您先歇會兒吧！

謝瑤琴：（拭淚介）唉……（唸對）滿懷幽怨憑誰訴？空將珠淚濕羅衾。

（音樂牌子，輕霞扶瑤琴進帳子，瑤琴由帳後暗下，輕霞各處找介）

輕霞：（搖頭表示無望）唉！這是那裡說起呀！（下）

第六場 媒閨

謝剛中：（上，唸）只為嬌兒事，常勞一片心！（坐外場）

巧娘：（上）老爺！

謝剛中：啊！巧娘！勸解瑤琴，怎麼樣了？

巧娘：咳！別提啦！她還是咬定牙關一輩子不肯嫁人，老爺，您說這怎麼辦哪？

謝剛中：這個丫頭！實實的可惱！

巧娘：老爺！您別著急，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呐！

謝剛中：還有何事？

巧娘：（故作為難）唉……有一件東西，不給您看吧！我是您的人，甚麼事兒都不該瞞著您，給您看吧……又

怕您生氣……

謝剛中：拿來我看！

（巧娘取出詩箋，剛中接看介）

巧娘：您瞧上邊兒寫的甚麼「曉帳開」啦！「紅頰嫩」啦！「散幽香」啦！這……這不是——首情詩嗎？

謝剛中：嗯……不錯！這是那裡來的？

巧娘：是在……是在……

謝剛中：快些講來！

巧娘：是在你女兒的床頭兒上！

謝剛中：怎麼講？

巧娘：姑娘的床頭兒上。

謝剛中：這……氣死我也！

巧娘：留點兒神，看岔了氣。

謝剛中：（再看詩箋）看這筆跡，乃是杜雲章所寫，莫非那個小畜生，勾引了我的女兒不成？

巧娘：這個……誰敢說呀！姑娘一死兒的不肯出嫁，總是有點兒因由吧！

謝剛中：好惱！（唱西皮搖板）聽一言來動無名，他二人定然有私情，手持詩箋向外奔……

巧娘：老爺上那兒去？

謝剛中：（接唱）書房去問小畜生！

巧娘：這可使不得，鬧將起來，姑娘羞躁難當，要是有個三長兩短的，那可怎麼辦哪！

謝剛中：難道說就罷了不成？

巧娘：您先消消氣兒，慢慢兒的再想主意！

（雲板響，家院上）

家院：啓稟老爺，施大人拜！

謝剛中：咳！偏偏他又來了！

巧娘：您先去會客人去吧！（下）

（剛中，家院一翻、兩翻）

謝剛中：有請施大人！

家院：有請施大人。

施以智：（內）嗯哼！（上，唸）百年好合三生訂，千里姻緣一線牽。（白）年兄在那裡？年兄在？啊，年兄！

(以智坐大邊，剛中坐小邊)

謝剛中：年兄此來，有何見教？

施以智：小弟此來，是為令媛作伐的。

謝剛中：這……年兄遲來一步，小女就要許配人家了。

施以智：哦？這樣的不湊巧！請問年兄，令媛要許配那個呀？

謝剛中：就是戶部尚書吳寬之子……吳不幸。

施以智：可曾放定？

謝剛中：已有成說，尚未放定。

施以智：哎呀！年兄呀！休怪小弟多口，這門親事，萬萬做不得！

謝剛中：為何做不得？

施以智：那吳尚書之子，不但醜陋非常，而且德行才學，一無足取，焉能配得令媛呀！

謝剛中：但不知年兄所提，又是那個？

施以智：此人貌比安仁，才同子建，若論門第，也比吳家不差，而且近在眼前，不勞掃問……

謝剛中：到底是那個呀！

施以智：就是杜年兄之子……杜雲章。

謝剛中：杜雲章！

施以智：正是！

謝剛中：(冷笑)嘿……

施以智：(背供)成了！

謝剛中：你所提若是別個，還可商量，那杜家畜生，斷難從命！(甩袖介)

施以智：這倒奇怪了，想那杜、吳二子，判若天淵，難道說你的好惡，與人殊異麼？

謝剛中：我的女兒，愛嫁與那個，就嫁與那個，誰要你來多管？

施以智：哎！我好意前來，與你女兒提親，你為何惡顏相向啊！

謝剛中：(甩袖介)哼！(面向小邊，不理介)

施以智：管家，杜公子現在何處？

家院：現在花園。

施以智：快快請來見我。

家院：是！(上場門下)

施以智：（自言自語）豈有此理！（同甩袖介）（同冷笑介）
謝剛中：嘿……

家院：（內）杜公子隨我來！

（家院、雲章、寶鼎上）

杜雲章：（唸）安排來日攀丹桂，打點今朝中雀屏！（入介）施年伯！（作揖介）
施以智：賢侄少禮。

杜雲章：謝年伯！

謝剛中：那個是你的年伯……呸呸呸！（拂袖下，家院隨下）

杜雲章：（發怔介）這算何意呀！

施以智：賢侄，你在此處住不得了，快快收拾行李，隨我去吧！

杜雲章：小侄還要問個明白！

施以智：咳！事已至此，多言無益，走啊！（唱西皮散板）一腔怒氣冲牛斗，這老兒做事沒來由！他心中全然不念舊，十數載的交情就一筆勾，手拉賢侄朝外走……這才是煩惱皆因強出頭！（拉雲章下）

寶鼎：（抓頭不解介）這……這是怎麼個噎兒呀？看起來我們相公跟小姐的親事是吹啦！他們倆吹啦，甭說，我跟輕霞也泡啦！沒有法子，跟著我們相公搬家吧！唉……（下）

第七場 逃府

謝瑤琴：（上）唉……（唱二黃散板）心志恁意徬徨千迴百轉，也是我忒大意失落雲箋！小輕霞到上房前去打探……（坐外場）為甚麼到此刻尚未回還？（兩聲）

輕霞：（上）好大的雨呀！（入介）小姐！大事不好啦！

謝瑤琴：（一驚）莫非爹爹聽了姨娘之言，要來責罰於我？

輕霞：咳！打幾下兒，罵幾句，倒還不大要緊，老爺聽了姨奶奶的主意，要答應吳家的親事，還叫他們早來迎娶，而且把杜公子也趕出府門啦！

謝瑤琴：（哭介）喂呀！（唱二黃散板）聽一言不由人心驚胆顫，老爹爹苦苦相逼為那般？杜公子擅才華前程無限，可歎他平白地枉受牽連！痛只痛生身母難得（哭頭）見……我那去世的親……親娘呀！（白）罷！

（接唱）倒不如拼一死命赴黃泉！（欲碰死介，輕霞急扯住介）
輕霞：小姐！使不得！

謝瑤琴：（哭介）喂呀！

楊婆：（打雨傘上）好大的雨呀！（收傘）輕霞姑娘在屋裡嗎？

輕霞：（出看介）哦！楊媽媽！你幹甚麼來啦？

楊婆：我賣珠花兒回來，打從後角門經過，雨下得太大，天兒又黑啦！沒有法子，只好來借個宿兒……小姐好嗎？

輕霞：咳！別提啦！你自己個兒進來瞧瞧吧！

楊婆：（入介）小姐，婆子給您請安啦！

謝瑤琴：（拭淚介）

楊婆：（向輕霞）我說這是怎麼個嗑呀！

輕霞：（拉楊婆到台口）媽媽你過來！（耳語介）……

楊婆：（點頭介）這我才明白啦！可是怎麼辦呢？

輕霞：都是你引逗小姐，看甚麼迎春賽會，如今晚兒鬧出事兒來啦！你不想個主意，搭救我們小姐，萬一小姐有個三長兩短的，我把那天的事兒，跟老爺一說，你可就吃不了兜著走啦！

楊婆：哎喲！我的小姑娘奶奶！那麼一來，可就要了我的好看啦！

輕霞：那就快點想主意呀！

楊婆：別著急！等我慢慢兒的琢磨琢磨……（籌思介）哦！有啦！我有個表姐，在妙蓮庵出家，庵裡就她一個人兒，我帶著小姐，到她那兒躲些日子，再作道理！

輕霞：好！我也去！

楊婆：那不成！老爺見妳們主僕倆都跑啦！要是追尋起來，我婆子可吃罪不起！

輕霞：那怎麼辦呢？

楊婆：後角門外，不是御河橋嗎？咱們搬塊大石頭，放在橋上，你等我們走遠了，就把石頭往下一推，然後聲張起來，就說小姐跳了河啦！雨大水急，想撈屍首也不容易呀！

謝瑤琴：（叫頭）媽媽呀！我乃官門之女，從來未出閨門，這樣浪跡萍飄，實難禁受，妳……妳還是讓我死了吧！

楊婆：哎喲！我的好小姐！「好死不如賴活著」，暫時離開家門，日後弄明白了，還有回來的日子，妳就別想不開啦！可是輕霞姑娘，小姐的簪環首飾，多帶幾件，她還得過活兒呢！

輕霞：是啦！

（陰鑼，輕霞收拾包裹，楊婆幫瑤琴更衣，出門，走圓場，輕霞開門，兩邊看，招手，楊婆扶瑤琴出門）

，輕霞，楊婆搬石頭）
楊婆：小姐隨我來！

謝瑤琴：（與輕霞對看，不捨介）喂呀……

（楊婆急掩瑤琴口，三人同做身段，瑤琴滑倒，楊婆拖瑤琴跪步下）（輕霞向下場門一望，推石頭，水聲）

輕霞：（跑向大水邊，一望、兩望，大叫）不得了啦！小姐跳了河啦！救人哪！救人哪！

（四青袍、家院、剛中、巧娘急上）

輕霞：（故作焦急狀）老爺不好啦！小姐趁著風狂雨驟，偷出後角門，跳入御河橋下啦！

謝剛中：（驚急介）快快打撈！

衆：（打撈介）雨大水急，打撈不着了！

謝剛中：（哭介）兒啊……

巧娘：（哭介）我那想不開的姑娘啊！

（衆上場門下，輕霞留場上）

輕霞：（向上場門一望）哈哈！楊媽媽果然好妙計，真把他們哄信啦！稍停幾天兒，我不免做點兒吃的，住妙蓮庵探望小姐便了！

巧娘：（內）輕霞！雨那麼大，妳快點兒進來吧！

輕霞：（向上輕門）來啦來啦！（做神，假哭介）我那苦命的小姐呀……（下）

第八場 哭女

（剛中、巧娘同上）

謝剛中：（同哭介）唉！兒呀……

巧娘：（同哭介）姑娘哇……

謝剛中：（唱二黃搖板）堪歎嬌兒壽命短！

巧娘：（接唱）怎不叫人淚連連！

謝剛中：女兒投水身亡，還要著人打撈屍體呀！

巧娘：此事張揚出去，於家聲有礙，只好吩咐家下人等，不許聲張，偷偷兒的訪尋屍體才好！

謝剛中：也只好如此，唉，兒呀……

巧娘：人死不能復生，老爺您想開著點兒吧！

謝剛中：千不該，萬不該，不該逼她應允吳家的婚事，才落得這樣的下場！

巧娘：我更不該偷了她的詩箋，她又羞又怕，才走上這條絕路，早知如此，還不如答應杜家的親事吶！

謝剛中：事到如今，悔也無益，那詩箋乃是起禍的根苗，與我燒毀了吧！

巧娘：這詩箋可燒不得！

謝剛中：因何燒不得？

巧娘：杜大人回來，萬一有甚麼話說，他兒子行止不端，這詩箋就是憑據，也免得他怪老爺不夠朋友哇！

謝剛中：言之有理。正是：一時不忍心頭憤，

巧娘：（接唸）事到如今後悔遲！

謝剛中：（哭介）兒呀……（巧娘扶下）

第九場 水祭

（寶鼎提籃，內放祭物，雲章同上）

杜雲章：（唱二黃搖板）連日來命寶鼎多方探問，才知道意中人玉碎珠沉，一路行來御河橋近……（圓場，望介）

（隔牆花木觸景傷情！）（哭介）唉？小姐呀！

寶鼎：相公，再往前走，就是謝家的後角門兒啦！您要哭，就在這兒哭吧！

杜雲章：將祭品擺下。（寶鼎就地擺香燭介）（叫頭）小姐！瑤琴……唉！小姐呀……（唱二黃倒板）霎時間只

覺得悲酸難忍……（叫頭）瑤琴！小姐呀！（唱二黃散板）點點珠淚濕衣襟，邈迤幽齊把詩句論，恨我

無心殺伯仁！對流水只哭得聲嘶（哭頭）氣……盡……小姐呀！

輕霞：（內）楊媽媽，你瞧瞧後角門外有人沒有！

杜雲章：（接唱）忽聽牆內有人聲！

寶鼎：有人出來啦！咱們躲在樹後頭去吧！（忙收拾香燭，同雲章歸台裡介）（楊婆上，開門四下看，招手，

輕霞提食盒上）

楊婆：輕霞姑娘，過了御河橋，一直往北走，見大街往西轉彎，就是妙蓮庵，那個老尼姑叫慧海，妳告訴她穿

珠花兒的楊婆叫妳來的，就可以跟妳們小姐見面兒啦！我忙我的去啦！

輕霞：多謝楊媽媽！

（楊婆，輕霞分下，寶鼎、雲章轉到台口）

杜雲章：聽她二人之言，瑤琴小姐莫非不曾死麼！

寶鼎：對呀！八成兒沒有死，咱們這麼辦，輕霞在前邊走，咱們在後邊兒跟，跟來跟去，一定找得着瑤琴小姐的下落！

杜雲章：言之有理，走哇！

寶鼎：走哇！

杜雲章：（唱二黃搖板）急急忙忙隨後奔……。

寶鼎：輕霞！我看妳往那兒跑？（追下）

杜雲章：（接唱）上天入地也要根尋！（作身段下）

第十場 追踪

輕霞：（內唱高撥子倒板）行過了御河橋（上）潛踪避影……（圓場，雲章，寶鼎跟上，三人同作身段）（接唱迴龍）嘆小姐，遭不幸，深閨弱質受艱辛，好叫人晝夜縈心……（身段，高撥子原板）多虧楊婆把計定，御河橋下假輕生，妙蓮庵中埋名姓，不知何日皂白分，曉色初開天街靜，安排餽饌探望主人，步履倉皇（唱散）循石徑……（圓場，身段下，雲章跟下）

寶鼎：（接唱）我給你來一個屁股後跟！（身段，下）

第十一場 庵會

慧海：（內）阿彌陀佛！（上，唸）米撒階前憐鳥雀，紗籠燈外惜蚊蛾，（坐外場）貧尼慧海，自幼出家，多蒙衆施主相幫，在這妙蓮庵主持香火，上無師長，下無門徒，庵中只我一人，倒也清幽寂靜。不想幾日以前，表妹楊婆，帶來一名女子，乃是謝府千金，母親早亡，她父聽信讒言，百般逼迫，因此立志出家，如若不然，便要自尋短見，我看此女，蕙質蘭心，恐其塵緣未斷，只是出家人慈悲為本，方便為門，焉有見死不救之理？故爾命她帶髮坐關，暫且掩人耳目，一個宦門弱女，受此孤悽，好不惹人憐恤也！（唱吹腔）出家人行方便慈悲為本，接引那謝小姐暫寄空門，宦家女受孤悽惹人憐憫……

輕霞：（上，四看，叫門介）慧師父開門來！

慧海：呀！（接唱）猛聽得山門外有人聲。（走至門邊，白）是那個？（雲章、寶鼎暗上，偷看介）

輕霞：慧師父！我是謝府的丫環，名叫輕霞！穿珠花兒的楊媽媽叫我來看望小姐的。

慧海：待我與妳開門！（開門介）
輕霞：多謝師父！（進門，寶鼎跟進，慧海關門，掩寶鼎腿介）
寶鼎：哎喲，哎喲！掩了腿啦！（揉腿介）
慧海：啊！你是何人？
寶鼎：我……我是（指輕霞）跟她來的！
慧海：（發怔，看輕霞）……
輕霞：（看寶鼎）哎喲！你不是杜相公的書僮……寶鼎嗎？
寶鼎：誰說不是我呀！
輕霞：你們相公呢？
寶鼎：（指介）這不是我們相公嗎？
杜雲章：輕霞姐！
輕霞：哎喲！杜相公，你把我們小姐害苦啦！
杜雲章：小姐現在那裡？
輕霞：連我也不知道，問問老師父吧！
慧海：哎……我這裡乃是清淨佛門，你等兩男一女，在此絮絮叨叨，那裡容得？還不與我走了出去！
輕霞：老師父您不知道，他是……他是……
慧海：他是那個呀？
輕霞：他是我們小姐沒過門的女婿！
慧海：阿彌陀佛！
輕霞：師父發發慈悲！容他們見上一面吧！
慧海：我這裡乃是清淨的所在呀！
杜雲章：師父方便吧！（跪求介）
慧海：出家人慈悲為本，你這樣苦苦哀求，也罷！小姐正在坐關，容你二人關前一見！
輕霞：（同）多謝老師父！
杜雲章：（同）多謝老師父！
慧海：你們隨我來！（領三人走圓場，大邊擺小帳子）（向下場門）徒弟，有人看妳來了！
謝瑤琴：（內唱二黃倒板）忽聽得老師師一聲呼喚……（上）
慧海：有人看妳來了！

謝瑤琴：（哭介）喂呀……（唱二黃散板）有何人憐薄命來叩禪關，想必是小輕霞將我來探……（與雲章對看）

謝瑤琴：（同哭）喂呀……

杜雲章：（同哭）小姐呀……

謝瑤琴：（接唱）乍相逢恍疑是夢寐之間，

杜雲章：小姐！我……我害了你了！（哭介）……

謝瑤琴：世兄哪！（唱二黃原板）可憐我失慈親時乖命蹇，老爹尊寵愛妾聽信讒言，都只為拒婚姻假尋短見，冒風雨來至在這妙蓮庵，受慈悲要了却塵心一片……（行弦）

杜雲章：小姐！妳乃千金之體，焉能受此苦楚哇！（拭淚）

謝瑤琴：（唱快三眼）叫世兄休悲淚且聽奴言，我也曾讀書習禮嫻閨範，又誰知一紙詩箋起下了禍端……

杜雲章：唉……

謝瑤琴：（接唱二黃快三眼）到如今恰似那離巢乳燕，每日裡淒淒慘慘冷冷清清向誰言，廝伴著只有蒲團（行弦）

杜雲章：小姐！妳今受此苦楚，全是我而起，人非草木，怎不傷情？我今住在施年伯府中，蒙他十分恩厚，妳

快快出關，隨我去吧！

謝瑤琴：世兄啊！（唱快三眼）杜世兄休得要苦口相勸，有道是出家容易還俗難，我若是隨你施府回轉，青蠅白

壁有口難宣！

杜雲章：（叫頭）小姐！難道說你要在這關中，坐上一生一世不成？

謝瑤琴：咳！世兄呀！（唱二黃散板）女兒家守閨箴金石不變，必須要還清白好向人間，除非是我的父心回意轉

……

杜雲章：如若不然呢？

謝瑤琴：（接唱）奴情願青燈黃卷老死枯禪！

杜雲章：小姐呀！（唱二黃散板）聽一言不由人肝腸寸斷，小姐的貞心鐵石堅，枉作了負心人難偕美……（哭頭）

（眷……小姐呀！（白）罷！（接唱）不如碰死在關前。（欲碰死介）

輕霞

寶鼎：（同攔）相公使不得！

慧海：阿彌陀佛！

謝瑤琴：痴郎啊！（唱二黃散板）你本是翰苑才清華之選，休為了兒女情便把生捐，若要我出禪關與你相見，你

必須奮志青雲丹桂來攀，強忍著辛酸淚禪房回轉……

杜雲章：小姐小姐！

謝瑤琴：（接唱）還望你寬懷抱緊記奴言。（下）

杜雲章：唉！小姐呀！

慧海：啊！相公！小姐之言，你要牢牢緊記，若要洞房花燭，必須金榜題名，你快快出庵去吧！

杜雲章：多謝師父指點！小生告辭了！（向下場門看，留連不捨介，下決心）罷！（下）

慧海：輕霞！快將這些饅饅，送與妳家小姐去吧！

輕霞：多謝師父！（欲下介）

寶鼎：輕霞姐姐，咱們倆的事兒怎麼辦哪？

輕霞：你別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跑下）

寶鼎：相公！等著我點兒啊！（上場門下）

慧海：阿彌陀佛！（唱吹腔）他兩個似牛女隔離銀漢，出家人見此情也心酸！（下）

第十二場 奏凱

（八龍套，四靠將，中軍，杜宏殷上）

衆：（同唱五馬江兒水）玉關恭承鳳詔，男兒意氣豪，萬衆同心戮力，奮勇揚驍，破強寇，如削草，戰馬咆

哮。鼙鼓喧闐，三晉萑符盡剪，共建勳勞，蒼生再無兵革擾，風勁角聲高，戈揮日影搖，金鑿頻敲，金鑿頻敲，齊指向……長安道。

（衆扯開站門）

杜宏殷：本帥，杜宏殷，奉詔督師山西，剿除流寇，寇氣已靖，班師回朝，衆將官！

衆：啊！

杜宏殷：趨行者！

衆：（同唱合頭）金鑿頻敲，金鑿頻敲，齊指向……長安道。（同下）

第十三場 掄元

杜雲章：（內）人役們……開道！

（二青袍——鳴鑼，二青袍——扛「肅靜」「迴避」牌，二青袍——扛「狀元及第」官銜牌，二青袍——

——執金瓜，寶鼎引雲章——簪花、披紅、騎馬上）

杜雲章：（唱西皮搖板）一路春風花似錦，馬蹄踏遍帝京塵。（白）杜雲章！我今大魁天下，又值爹爹奏凱還朝，真乃萬千之幸，瓊林宴罷，遊街誇官，寶鼎！

寶鼎：有！

杜雲章：前面甚麼所在？

寶鼎：乃是御河橋！

杜雲章：哦！御河橋……

寶鼎：正是！

杜雲章：鳴鑼開道！

寶鼎：鳴鑼開道啊！

（青袍鳴鑼介）

杜雲章：（唱西皮搖板）人役們開道往前進……（衆下）但願早早結朱陳。（下）

第十四場 懷隙

（家院、謝剛中上）

謝剛中：（唱西皮搖板）都只為念嬌兒哀傷成病，幸得是這幾日一豎離身。（內鳴鑼喊道）（白）外廂何來喧嘩？

家院：待老奴問來！（向上場門）外廂何事喧嘩？

內：（搭架子：今有新科狀元杜雲章，遊街誇官，打從府前經過。）

家院：啓老爺！乃是新科狀元杜雲章，遊街誇官，打從府門經過。

謝剛中：哦？這個小畜生，竟然中了狀元了！還敢在老夫門前，揚威逞勢，著實的可惱！

家人：（上）門上那位在？

家院：做甚麼的？

家人：通政司施大人，有帖在此。

家院：候著，啓老爺！通政司施大人有帖在此。

謝剛中：哦？待老夫看來！（接帖）（唸）明午潔樽候教，年弟施以智。啊！他已與我斷絕交情，又請酒作甚？
喚送帖人！

家院：是……（對施府家人）喚你進去！

家人：（入介）與大人叩頭！

謝剛中：罷了，我來問你，你家老爺，明日請的都是那些賓客呀！

家人：還有兵部侍郎杜大人父子！

謝剛中：知道了！回覆你家老爺，說我明日必到。

家人：遵命！（下）

謝剛中：哎呀！且住！想那施以智，必要言歸舊好，我不免將詩箋帶在身旁，杜宏殷不問前情，還則罷了，他若問起前情，便將詩箋，與他們一觀，看那小畜生顏面何存？我就是這個主意！正是：寒天飲冰水，點點在心頭！（下，家院隨下）

第十五場 聯姻

（家人、丫環、施以智、施夫人上）

施以智：（唱西皮搖板）樁樁件件安排定，一心成就有情人。（白）天色不早，有勞夫人，去往妙蓮庵，迎接乾女兒去吧！

施夫人：妾身遵命！

施以智：車輛走上！

（車伕推車上，夫人上車，丫環隨下）

內：謝大人到！

家人：謝大人到！

施以智：有請！

家人：有請！

（牌子，剛中上，施迎入，兩邊坐介）

施以智：那日之事，小弟多有冒犯，年兄海涵！

謝剛中：豈敢！今日相邀，為了何事？

施以智：弟有一女，要求年兄為媒，望求俯允！

謝剛中：但不知要許配那家呀！

施以智：就是杜年兄之子……新科狀元杜雲章。

謝剛中：哎！（不以為然介）同僚之中，不少聰俊子弟，你為何單單選中那個沒行止的小畜生呀？

施以智：哎……我的女兒，我要嫁與那個，便嫁與那個，誰要你來多管！

謝剛中：哈哈！我本來的不管，告辭！（立刻到台口）

施以智：（立起到台口，阻介）且慢！你說杜雲章行止不端，有何為證？

謝剛中：你要憑證麼！來來來！（取出詩箋）他將這樣的淫詞艷語，勾引我的女兒，以致羞憤自盡，豈非行止不端麼？

施以智：哦？我倒要看看！（接詩箋）（唸）春光分得小園遲，可是羅浮入夢癡，曉帳乍開紅頰嫩，幽香初散薄寒時。（三笑）啊哈！啊哈！啊哈……

謝剛中：你為何發笑？

施以智：年兄你差了！

謝剛中：何差？

施以智：此詩詠的是紅梅花呀！

謝剛中：怎見得？

施以智：「曉帳」為言曉霧，「紅頰」乃梅花也，「羅浮入夢」，也是梅花的典故，與今媛何涉？你這老兒，忒以的穿鑿附會了！（唱流水）站在堂前把說講，叫一聲年兄聽端詳，你八股文章作得好，詩詞歌賦不當行，詩詠園中紅梅放，初開曉霧散幽香，你葫蘆放在冬瓜賬，怎不叫人笑斷了肚腸！

謝剛中：話雖如此，只是此詩，為何在我女兒閨中？

施以智：年少多才，唱和詩句，也算不得桑間濮上啊！

謝剛中：如此說來，我錯怪了女兒了！

施以智：（背供）他這才明白了！

謝剛中：（哭介）兒呀！

施以智：年兄不必悲傷，少時還你一個女兒，也就是了！

內：杜大人到！

施以智：有請！

（牌子，杜宏殷、杜雲章上）

杜宏殷：二位年兄！

杜雲章：（向以智）年伯！（一看剛中，拂袖介）哼！

（宏殷剛中坐大小邊，以智坐大邊跨椅，雲章坐小邊跨椅……面向外不理剛中）

施以智：年兄奏凱，賢侄掄元，可喜可賀！

杜宏殷：多謝年兄！
雲章：伯！

杜宏殷：今日相邀，有何見教！

施以智：弟有一女，意欲高攀，特請謝年兄作伐，不知賢喬梓意下如何？

杜宏殷：從來不曾聽說，年兄有位令媛呀？

施以智：（神介）包管配得過令郎，少時便知分曉。

丫環：（上）啓稟老爺，夫人小姐回來啦！

施以智：不必迴避，請上堂來！

丫環：有請夫人小姐！

（牌子，施夫人、瑤琴、輕霞上）（衆立起介）

謝瑤琴：（哭介）爹爹呀！

謝剛中：（驚介）你是我兒瑤琴？妳……妳還不曾死呀！

謝瑤琴：兒是死而……（哭介）復生……啊……

謝剛中：（扶瑤琴起，細看介）妳為何這樣打扮啊！

謝瑤琴：爹爹呀！（唱流水）淚珠兒滴在溜衣上，尊聲爹爹聽端詳，都只為詩箋遭屈枉，假尋短見逃庵堂，持齋

誦佛蒲團上，求一個還我清白姓名香，滿腹冤情從頭講，老爹爹呀……怎不叫兒（唱散）寸斷柔腸！

謝剛中：哎呀，兒呀！千不是，萬不是，都是為父的不是，我兒就不必介懷了！

謝瑤琴：（哭介）喂呀……

施以智：我兒不必啼哭，聽義父的言語，後面更衣去罷！

施夫人：隨我來！（下，瑤琴、輕霞、丫環同下）

施以智：二位年兄，今乃黃道吉日，洞房花燭，小弟已準備齊全，就命他二人拜堂成親，好是不好？

謝剛中

施以智：但憑尊意。

施以智：賢侄，拜過泰山！（雲章不願介）

杜宏殷：快快拜過！

（牌子，雲章不得已拜介，剛中帶愧扶起）

施以智：你也打扮去罷！

(雲章、寶鼎下)

施以智：儂相走上！

家人：儂相走上！

儂相：(上)與三位大人叩頭！

施以智：罷了！讚禮上來！

儂相：是……伏以：華堂今日錦筵開，煦煦春風入幕來，畫鼓隊催鸚鵡侶，玉蕭聲徹鳳凰台。動樂！攙新人！

儂相：(牌子、雲章、寶鼎上場門，瑤琴、輕霞下場門同上)

儂相：一拜天地，二拜尊親，夫妻交拜，洞房生春！

(牌子、雲章、瑤琴下，輕霞留大邊)

寶鼎：喂喂喂！該咱們倆的啦！

輕霞：一邊呆著去吧！(笑下)

儂相：與三位大人叩喜。

施以智：下面領賞！

儂相：謝大人！(下)

施以智：二位年兄，看小弟此事，辦得可好？

謝剛中

杜宏殷：多謝年兄！

施以智：後面擺設酒宴，與二位年兄賀喜！正是：欣逢海宴河清日。

杜宏殷：喜見登科跨鳳時。

謝剛中：一紙雲箋成六禮！

施以智：如同紅葉寫新詩！

衆同：請！

(宏殷、剛中、以智下，家人、寶鼎隨下)

×

×

×

(全劇終)